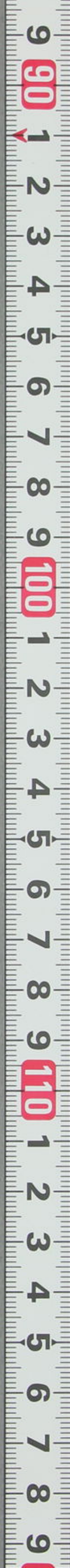


岳東海先生文稿

上篇四五

^ 16
740
3



16
740
3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四

三河 岳 融子陽著

東都 澤再成季功輯

紀事

紀事 天治帝為亂事

保元元年春正月昔歲之秋 帝即位初 天仁帝

去位而 美福后生 體仁三年矣立為 天子

號 天治帝為上皇 自刻章號 法皇父子始不

睦焉而 康治帝天國人以為立 上皇之重仁

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四 一 宇上 守津負董書

明治 年 日 未

后以爲上皇祝詛死焉構于法皇故立之上
皇怒謂左右曰昔我先皇禪之受之雖不必第察
其賢否視其外戚而唯壁是矜廢朕立體仁即
天亟奪之不眷奉朕哉當見重仁矣雅仁奚及
此屢夢已復位每覺益禱神將決爲亂秋七月二
日法皇疾病視之弗內尸興于庭藤親範乘過叱
之遽下傷匡血被面宮人見之告法皇聽其怒鞭
之瞋目而崩乃滋怒焉於是左丞相藤賴長美秀
而文有寵於父以奪其兄忠通二職猶欲奉重仁以

專也驟如于上皇乃謂焉曰天位及廢先世不
少雅仁妨父子若靡可憾之而彼何德朕亦何
罪先皇在也邑邑無控日月再邁今也不忍之即
且洒濯帝室父子所宜以踐祚矣將焉違天背
民之與有對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
其殃先皇崩殂天其與之乎時亦至焉乎上皇
次于安樂之宮使人巢樹草山自烏丸之宮伺高松
之宮三日源義朝往以處守藤光員及二人歸衆聞
上皇旦夕入白河帶兵入京者載道五日使平基

盛源季實平維繁源資恒平實俊守關基盛之宇治
遇宇野親治率介數十曰介士奚適也適帝乎余
偕曰我源宗無二主者矣因圍之親治擊却之帝
師聞而萃基盛竟縛親治十六人左丞相令僧祝詛
帝於烏丸之宮義朝往獲勝尊及祭器器中有賴
長之書徵平忠正徵源賴憲皆往左丞相小槻師經
往使之出不從八日關白忠通大納言伊通春宮大
夫宗能朝曰十一日放賴長于肥帝貽上皇書
曰今喪先皇也唯慎終是衷唯無良之寘而國人

囂囂道路擾擾胡為威靈不顧之哉又是燕之巢
于幕矣請速浚其志克修其德天下以緝睦明神其
祉焉上皇復曰夫凶之首也奸臣造為之乎古人
有言曰盛德則天下治暴德則人養之奸臣其也國
之利與言之長也書弗盡焉帝奠于安樂之宮
上皇不與焉將適于白河藤教長諫曰先皇未安
寔窆而釋然出倚廬昊天可喪哉人亦以意焉不聽
乃告上皇之舅藤實能實能駭曰聞左丞相勸實
能未信焉惡是不第無益哉當今雖叔世是天下

東海集上篇卷三十四
三
之主 宗朝神靈實謀之與我 邦雖褊小亦神明
之土百辟群祀又蔽之與故嫡非其孽不能共爭之
從古其如台則俟天之有命耳若禱皇子之儲耳
且在憂服之中而安 幸矣吾未知之也其必悔之
吾子能奏之反言之曰雖然重仁之母告淹于此離
難苟定身也寧有他哉十日夜遂如十一日藤盛憲
見之歸源重綱管登宣乃乘賴長車過基盛成宣言
曰左丞相往白河乃止以奏南信西知之曰毋急遣
平信兼徵之于櫃河賴長乘鹿車已入源管至曰噫

殆入鬼籍矣衆笑曰紀信之鬼唾之義朝因信西曰
急襲乃顧相國曰何如不應曰何如每抗首視久之
曰介士咸往宵圍白河之宮爲朝亦曰急襲賴長辭
焉訪諸爲義對曰我寡已甚請 幸南都以發梁宇
治以徵役於方而人違我也臣奉住關東而率臣舊
屬奉入何之有不然臣試急襲不然臣幸而死又不
可曰彼疲廢二嫡是天過人憾乃我奚危乎子此乃
勦旃使多近尚觀 帝所聘歸曰師既至矣諸將擱
然登陣宮中若無人 上皇左丞相遽甲教長曰

上皇之甲非所聞也乃說帝師平旦敗之賴長覽于流矢上皇免入于如意之山徒行而仆衆環而坐徐蕪曰皆焉在皆名曰皆去免之朕不能也女能勤于朕今唯血女心衆不行曰追至不及殺女在御之則并殺之乃行平家弘其子光弘置之于薪下逮夜更負歸都借車輦之而請曰之某如是三皆闔僅入僧舍薦粥上皇遂刻章焉而如母弟本仁帝亦其母兄也猶懼館於外以奏源重成往守之十五日平實俊見婦人車于朱雀門即執皇子重仁

請亦刻章遂寘諸御室是戰也帝師多死者上皇則數人而大理諸吏焚上皇及十三氏之館拘其黨與賴憲人輅之殺人自火盡死復無獲焉信西號言曰小者出於郊外大者徙于裔土不出者死焉悉出殺家弘氏爲義氏忠正氏賴憲氏二十三日上皇往讚乘藤保成之車諸姬第從至于鳥羽願重成曰拜安樂之陵而往曰失期臣有幸矣曰然過其門乃西轅讚岐守藤季行逆之草津乃泣謂重成曰又違女厚朕又誰賴請言光弘必奏而來至拘

于松山遂幽于真島而寘于鼓岡諸姬每泣思歸
 上皇不忍焉因本仁忠通請赦三年帝不許乃大
 望曰朕神明之後祖宗之列也以此矣命可
 矜哉朕悔過謝罪裁謁京之鄙以至此矣情可矜
 哉而夫帝逞心欲以死仇乎則今生無益也請以
 帝為牧遂絕蚤鬻盥漱禱群神曰死為厲帝使
 平康賴見之怖其如厲而退長寬二年八月二十六
 日崩于讚焚之白峰煙逆風東乃為崇焉卜屢視
 之帝懼益崇德或夢源為義氏前驅平忠正氏

大殿天治帝乘輿欲入于上皇入于平清盛而
 清盛彊卒囚上皇又立廟于白河之墟左丞相
 從祀既而平氏泯源氏亦出政岳子曰百世之統二
 千載之基至重哉然而內外合勢以漸衆力負遷
 帝室始衰矣或謂宴安退天位貪憚利萬機
 承保帝初爾因通侍賢后生天治帝其立其制
 也故天仁帝命之曰叔父子則族祖帝崩廢之
 立其愛然則內勢滋舊矣夫

紀賴長事

藤忠實世貳 天子娶於源顯房生忠通使己代而
老藤顯憲之妹生賴長以母寵被抱南信西見其弱
冠于 上皇之宮曰政公之子復與具瞻豈無文而
可哉乃學之四年信西問其疾令人筮之乞共占之
共占曰差在子午與因言龜著博信西不能對諫曰
公子速成今莫有也古莫及也冀勿復益益則隕其
身吾甚危懼焉猶謗其兄曰其詩善矣其書善矣然
大臣奚耽爲爲左丞相稱引聖謨敷陳 國章雜以
就之決疑定謀每厭人意皆喜曰文獻在茲若朝止

之 國家夕昏虐南都濟圓弛其館高松實衡從
幸途怒憤其車忠實召譴讓之大怒曰女能暴家成
乎藤家成 上皇之嬖也賴長乃病之謀嬖秦公春
使人微其門過責其笈立逐入弛其宅於是乎與人
腹誹中分毀譽忠實唯刺賢之其即求關說也數謂
忠通曰爾孫諸女之弟彼復孫女之子皆不答乃使
法皇問焉對曰賴長居此 國家其耗臣欲往懇
懼父之怒二者重矣以越且矣忠實怒曰官聽於
君宗聽於親也遂上 法皇書曰忠通不孝臣誓不

父故藤氏祭酒命之賴長也。使三人往相國之府取可附祭酒圖書寶器。曰：府庫之管毀出之。源賴賢適得遺匙，取之。反忠實，憚曰：天之所啓也。彼焉得擁關之。又徐說。法皇遂奪其關。說相國視賴長猶子，乃怒曰：此甚於養狗噬主。驟請於帝曰：世以父安臣讓以老，不然二職者關白之附矣。而賴長貪無厭，及法皇崩，因先帝棄稱。上皇以作亂初，法皇祭熊野，見神覆手，召伊弉之巫版。巫版曰：明年君必崩而有亂，若是其病革也。國人疑。上皇藤實能

兇懼曰：今即不讎，帝室昏亂，群臣迷罔，願明及後其重圖之。乃顧命。帝母美福后關白公卿共和弊之。又使源義朝、源義康、源賴政、源季實、源重成、源光信、源資恒、平維繁、平實俊、平信兼上盟書，託之后。於是帝使左大將藤公教參議葉室光賴請之。后復稱遺詔，徵平清盛與六衛之甲宰吏之卒。畢至，有立門外，乃自高松之宮遷于三條之宮。保元元年秋七月十一日，使平原之甲攻白河而敗之。上皇大遽，方羊于宮庭。左丞相唯曰：嗚乎！請免死。

上馬且隊藤成隆平信實乘其後共重騎擁聚出於東門奔北源重貞射中賴長耳下已出脰成隆共越矢汰桶降衆不知之懼曰是自天降矣藤盛憲枕之股哭其弟經憲來求車乘之逃其父顯憲墓忠實聞之發梁宇治盡賴長室適于南都與叔父藤尋範妻兄藤千覺及源信實其子玄實謀使信實弟賴兼聚衆曰能禦帝師有厚賞矣欲殺忠通之惠信奔免源季實往戍宇治十二日左丞相出嗟峨其僧聚止之更請不可盛憲有文說其道皆出涕去而寘之于

船薪自梅津至于木津使利成告忠實以請忠實懼曰而亦念之藤氏祭酒貴矣而夫兵不天甚哉吾不欲見之也彼亦欲見我邪涕滿匡橫流以復命賴長頷齧舌而吐從者葬之於般若之野經憲往見忠實哭忠實慟曰彼有大才既任大政必有大勲而徒死焉噫自古以來三事而兵者葛城圓數人復不其祭酒彼今不死徒而已爾死即可贖乎老夫已耄矣十五日治西宮俊通藤家長藤師光毒治盛憲經憲秦公春之子佐康問左丞相詛康治帝及美福后

二十五日殺佐康放五大夫及大夫千種成雅藤教
長藤成隆藤保成源重綱藤實清平信實平家弘之
父正弘藤經憲之兄憲親使有司掘賴長墓謫其尸
皆掩鼻而反兼長聞之及三弟見忠實曰吾儕斷髮
避世以俟司刑之命設大辟是免聞先考之辱及墓
人其唾其子之面奚以得立於朝乎曰彼志業不集
地下其毒恨又罪止其身且天命無典惡斷志業是
慮唯止毒恨之謀且吾有若也猶有今日奚以驚我
為不許八月三日放卿兼長師長大夫隆長範長八

日逐南都四僧及源賴兼及其黨欲放忠實使信西
告忠通對曰戮餘汗顯位請先賜臣老乃止忠實聞
之悔曰我則羞茶毒彼則羞甘毳忠通使人逆之稱
病不出使其子基實而後至矣復為父子如初既而
賴長厲為崇多矣帝懼贈相國又置歲時祀

紀源為朝禦 保元帝師事

保元元年秋 上皇為亂據白河之宮源為義門于
南門平家弘門于北門平忠正源賴憲門于東門源
為朝請特當其要門于西門既而曰臣乞襲高松火

後擊前彼易與耳惟義朝輅之乎亦一矢而斃况清
盛之矢祛拂之乎而射乘與逃其衆忽潰焉臣不
待再發不竣詰旦奉帝歸矣上皇復位何猜之
有宇治公曰此惟猛氣爾而襲私鬪爾且南都芳野
吾戒其人詰朝必來我衆而戰又上皇之屬斬其
不來明日盡來我以益衆爲朝退曰軍旅不委武夫
是與揖讓殊矣伯兄今而至焉而火我有子遺乎豈
俟詰朝二邑徒奚用明日之聚爲率以走與源賴政
已掩東門爲朝颺言曰何如何如何乃爲之藏人辭曰

今也不設備而官是設人其如之何吾不欲焉源義
朝又掩南門爲朝逆之賴賢怒曰吾兄也餘胥與汝
曰吾監也孰先嘗爲而喪爲義退曰來救子中焉賴
賢乃出與先驅俊通競射斃二人而歸義朝怒馳之
政家扣馬曰此鷹犬之事也親逐乎清盛踵西門失
色曰嗟乎當猛虎之徑三白子猿貫進爲朝謂首家
季曰敢不可棄奴與曰此平氏之良也射貫忠直中
忠清景綱騁還曰季也掾二甲斃叔也亦傷肩矣矢
一而已十札之甲能當之邪清盛曰昔義家在金澤

射徹六札以視清原武則彼其孫也曾聞有之弗奉
詔于此予適至而已徒棄人也其之東門皆曰尚
近亦守請之北門平重盛曰既受命凶門而辟敵疆
余不能也乃門焉清盛驚曰尼之穉而狂為朝之藝
政視之衷之如北門山田惟之曰一矢懼退敵是焉
求吾甲堅矣其察止之曰我則既言矣異日人請迹
吾奚以示之僕又諫不聽乃援長刀入而沒因愈進
請一矢為朝怒馬而出將注惟之則關矣射穿甲裳
將注為朝則已關矣曰是賞汝者嬰資也射中鞍貫

腹匕出後鞍者三寸惟之越馬佚入義朝師首政家
語義朝曰嗚呼猛哉鎮西之為也曰彼尚有兩髦此
推鑿以成恐悞吾旅也汝適焉至矣為朝曰叱避將
軍之穀中也伯氏之僕安得當之曰虐賊奚主之有
群子禽方命者射傷其左角乃大怒馳且曰庸奴不
足遺鏃搏以拔其首為政家策以為馬不進為朝曰
皆止夫子雖剛老矣諸兄亦素勇耳我寡馬瘳敵絕
後而門乃反政家不敢入師見之收而入語義朝曰
疾若雷霆其此之謂乎臣驟戰叛方之曰汝虛聲先

魏魏與彼長鎮西徒戰未知之也騎戰東人閑焉衆
曰是夫子誘我也教高居肥通國稱刀聞鎮西學而
加焉乃簡相人從爲朝班大戰莊嚴之西義朝曰辟
源義朝 帝帥矣爲朝曰 上皇帥源子源爲朝其
監矣曰季乎射兄何也曰與子射父何如顧屬而入
乃門焉餘次鬪且獲源景重秩父行成射傷之乃退
景重逐之而出挾長刀息于西墻下過者見之曰老
成有軍中之間矣姑少即爲朝奪其盾投之曰國士
持之戰侵軼而出秦野延景來謂政家曰一敗而止

士與義朝笑曰彼今疴作矣出廢于馬下曰爭敵與
爭館異矣歸告其寮曰吾館逼夫子彼奪之橋本今
我獲報焉爲朝人射亦必殪爲朝愛矢擇人望見義
朝喜注而以父兄欲互諍故互事其難顧家季曰敵
衆我寡矢竭刃接寡者不利且伯兄之卒關東之士
鬪其將前踰尸求敵則射伯氏不傷怖之將還卒從
曰即誤中焉其筮齊平爲朝笑曰爾拙我邪射削義
朝胄及莊嚴之門著于版飲羽義朝鄂然久之曰而
射則臧乎敵源義朝也曰勇也爲伯氏射爲禮也其

寔命之胄乎猶辭焉他三屬唯命業注深巢清國進射之貫胄殪大庭景義曰昔烏海之師平景正幼矣矢集其目猶在其肉射殺其仇吾其裔也欲勇者賈吾餘勇為朝謂左右曰是壯之良也鳴鏑未見東人其庸之乎抽射之景義右以臙矢出於馬腹箸于地乃越其弟景親負之如山科三十里反又戰金子家忠當門曰吾少始與之冀亢鎮西之良矣為朝顧曰射斃易而已乞乞乎生東而致之高間兄弟如虎弟聞命奔家忠騎其背兄救之至反傳刃其腹遂挈二

頭家季怒且射之為朝尸之曰勇夫可惜夫此事克也余欲稅其縛焉紀平次大宅三遇平家俊其弟家信雌焉大傷而入衆追之門啓遽退關俊平號曰群子怯也是為風矣衆笑而萃為朝射其先列鹽美五面橫貫胄墮餘次攝其元俊平偽斃曰我馬瘡矣以退滋野行親曰見死息歎勝負焉定且彼為時雉吾為餒鷹遂與信人門源賴賢其弟賴仲自南門橫入義朝師圍之趨風殺數人復從為朝怒之大呼馳義朝師遷三門亦堅帝師皆遷義朝乃奏火藤家成

氏延及于北宮家弘光弘號曰敵乘火熾其速幸
矣上皇奔帝師逐之為義帥六子殿曰勉旃敗
敵而去為朝有一矢獨還射著于南門之柱曰示來
者矣此師也為朝屬七十人而已死傷亦四人

紀清盛謀源義朝事

平源成以武仕焉義朝清盛為之宗二子交惡保元
元年上皇謀亂夏帝使源義朝源義康戍宮初
承保帝之壁震與之平忠盛生清盛上皇有寵
於此帝而納藤寬綠之妹生重仁故屬之忠盛乃

及秋召清盛為其黨眾也說來既而相國忠通使山
井信西言義朝曰懋哉汝所欲卒賜上殿對曰夫
戰之道也臣聞諸臣之先古曰死也擊壤生也天幸
况遺詔以重申之明詔則恐輿尸報德而
恩施徒聞焉願乞先賜之生者愈強焉死者莫怨
焉進登階帝莞爾而笑信西諫曰其父未登焉今
速其子乎曰緩急異用也今其寵武也矜甲登焉曰
聞左丞相檄南都眾黎明而入為朝業以入帥以賓
于我射鐵盾如射縮皆中百步之外吾眾數十萬莫

東坡志林卷之四 十五
能禦之乎且備以待賓徒罷老人馬時不可用乎夫
師雖多端襲爲之上矣請臣襲焉必今夕哉衛宮清
盛可矣曰吾文我未也况於軍旅乎剗委諸汝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汝之計畫實維是矣又汝屬
東人適齧至是天已示其贊我彼逆天明必不以界
則我去衛何有清盛亦與之偕又君身將臂卒指
若其慎焉若其忠諸天子大賚清盛攻上皇愔
義朝敗之有功受賞義朝曰先臣滿仲始奉此職矣
其跡可懷也然臣若成大勲今僅升一等義朝也聞

之糾逆帝憇者賜諸國之半其賞延于世况子
而授父事幾希矣而離邊親戚翊衛宗廟忘其不
孝壹奉耿命此烏得與人同乎乃使左馬頭藤隆
季爲左京大夫代之而與清盛侔清盛又索源爲義
氏入泉街比叡僧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邑嘯聚攻之
縛其三人乃往大津聞其載爲義送焚其鄙歸而爲
義出比叡降義朝義朝以之爲請三右丞相千種雅
定中丞相藤實能大納言大宮伊通右中辨中山顯
時曰爲義世天子將而猥受人上將抑大理有常

刑大戮罔所遺然而弘仁帝誅仲成而詔死者無復起流宅其贖之大辟錯不用所由來尚矣故伊周親射法皇宥赦遷之于邊不可即始於今乎且彼病在笱黃馘自髡窮來歸矣今也亦亮陰即乃從未減以處釋其死信西謂帝曰此大不可矣衆凶寘之方謂之蓄亂也臣聞非常之斷人主自專焉若夫有變孰先受禍又平忠正率其子長盛忠綱正綱通正降清盛清盛故惡之因竊請盡殺之乃帝使責義朝殺爲義平家貞在鎮西聞亂歸咎清盛曰

夫執貳舍服將家亦蕃昌况叔父猶父豈不顧天乎且源虐其父豈無由我乎是大包藏禍心以共禦於帝事嗚乎其若之何帝又命義朝乃執五弟賴仲曰伯兄厚己以害群弟然吾則多殺能無及此乎皆不變而死又使右少辨藤資長言義朝曰弟唯育女子乃失色歸召秦野延景曰遁者吾不忍之居堀河者命汝孺子乙若耳語之曰大者當先死小者見死懼延景斬三孺子哭乙若寘三元一篋空己之位視之延景而曰大兄陷清盛之畫殺父害弟孤爲平

氏所偏身亡源宗絕矣或三年或七年告之大兄爾亦識之而死孺子之母之弟平政遠傳孺子及其寮五人死之孺子之母自投桂水其傳從死清盛聞執重仁也哀之與人同上皇適讚之日二族走京師騷曰清盛與義朝戰帝驚責二子對曰無之乃止帝聽于信西清盛相能焉比謀義朝氏竟滅之

紀義朝弑父事

源爲義多子義朝其伯矣天治帝作亂使左京大夫藤教長召爲義辭曰臣續義家也以爲知兵乎親

帥一二耳今也亦耄矣臣嘗請將軍請豫請與實無得焉坐又失舊則幸老而磬折以栖栖則不欲爲仕而逞志哉然夢我甲盡漂風故帝命已稱病焉曰異哉言也子既有欲而今有功無寧難將守乎可以望卿相哉縱亦無之除害靖亂子其人也且子而忌凶夢不嫌奏諸乎曰然則薦賤息任武義朝賢於臣業適高松爲朝最勇矣請召問焉曰若然子率之夷居而承詔未知其可矣乃率六子適上皇先命之爲判官代昇伊庭青柳賜寶刀鷄丸爲義謂我

日迫西山於此矣取寶器產衣鄰丸遺義朝其餘與
六子分親被薄金既而上皇師敗爲義奔匿源景
俊氏而如關東及箕浦有疾又敗追者顧從者數人
復源景俊氏謂六子曰今我若是因義朝往彼功大
矣能請我乎而吾言免爾五子唯唯爲朝曰言大不
然上皇帝同母兄也左丞相又相國弟也而旦
夕之命有冥冥之中伯氏請父期無益哉即乃上
皇逢天之感滋蔓聯延及我之屬然命有外降何不
可遽福乎又我兄弟多矣皆百夫之防也以憑乎而

奚弔心而藏之爲而奚撓臆而往之爲夫子其心處
讓承界則失易得之職悠悠至于今請夫子聽我俟
病差期東以致平義明平重能平有重使其戮力八
州之師旅爲朝帥戍於中賴仲帥戍於外賴賢適與
從藤基衡爲宗入甲爲成爲仲趨信起其諸源各帥
其族以塞筓嶺足柄白井鼠關盡西賦而下安畏威
之有而築鎌倉之墟居夫子自號親王舊屬八平七
黨及諸豪吏班序其顛毛爲三公九卿庶尹百官其
嗣子孽子復畢授職受業此乃承平之事也而命無

歸焉復戰死已請聽我期東曰我之壯也履錯然今
豈有是命乎吾非愛此旌欲及爾幼也遣華澤告諸
義朝喜逆帝虛其請曰清盛奉詔忠正此其叔
父也女不即恐父也其命之平氏義朝懼訪於鎌田
政家對曰夫子勿懼是以帝怒也帝之讎力不
能則與人刃之寧自刃之而能奉祀哉曰而為之泣
入政家欺為義至干朱雀執刃進秦野延景數之曰
夫子有老夫子而有積我有老夫子而有夫子况夫
子不惠其父帝命不得已期以有名乎且吾子卯

長其翼縱棄臣子義欺豈不甚哉死其大事矣子能
靜也吾不能也攀轅泣為義驚曰噫焉余欺為悔不
聽為朝悔不處戰死父愛子子反是今猶恤焉人快
其為醜其意且能忍父固忍弟族孤衆舍不啻身償
終及其宗政家趣行事矣必沒於女之手懼請延景
憑然而之強奴謬刃劔大軀顧政家曰焉讓而死
賜尸厚葬後四年義朝謀難政家從之皆死

紀為朝事

源為朝生十三年矣蔑諸兄其父為義逐之豐其歲

娶於阿蘇平忠國自爲鎮西總追捕使自菊池氏原
田氏皆城爲朝垢曰汝能禦之余能屠之道忠國二
十餘戰二歲餘陷數十城鎮西以慄香推人訴焉明
年拘之不從明年奪爲義職喟然歎曰罪又及親與
予唯就戮爾其徒請從獨從首家李二十八人曰衆
而入都譖人奏叛好我者徐來爲義不見焉明年與
於上皇難舍之監軍召之而至其長十尺上皇
覘之喜左丞相退其策及戰矢百射盡獲失者一又
傷帝師大震及敗上皇之徒畢獲已獨敗圍于

大原匿江之山中而聞義朝不能諸父兄弗然曰賴
長孺子少我使我局踏隊父兄又悔免伯兄則吾將
已爲大興西師入寇帝室則義朝必將吾斬諸九
軍誅極之黨與國寘之糞除下讎父兄上奉
上皇我爲天下宰將如西海平家負入衆在于澱乃髡
從者乞食埃衆去遇疾就民舍谷源重貞聞而怪之
以衆圍之使旅力十夫逼之爲朝搏殺其七人號曰
火乃走出拔楹擊又殺追者躡而顛乃獲之對理曰
杜口不開也藤忠通曰我師死者雖多假其手是戎

東海新編卷之四
之道也。若其不與衆凶俱舊之漏竅網，即天未厭焉。人不可逆乎。且夫射今故無聞，後昆我直用刑，爲又悔過自新實吾干城矣。流于大島，南信西謂。帝曰：彼言焚言射視。天子爲誰而畜斯狼子，無已則禁兵是支離而可，乃延其左臂長於右五寸，遂折兩腋，肩輿膠致衛甲五十人，或笑曰：飾輿備衛，華榮道路。天子困欲媚我不亦已甚，寵哉或罵曰：天威可畏哉，庸奴獲爲朝然，勿謂彼亦不全人，其示我奉承。帝命乎叫踊昇卒，咸踏稅於大島曰：我清和之。

胤復有吾皇考，不可以絕爲朝氏島。天子封余也。娶於島長敏定，生二男一女。客復來聚，愈彊並稅旁五島出見鷺，南曰：鷺千里而息，鷺則數十里，滄海之中有邑存矣。船指鷺去，至于鬼島，我始通島人群出，毛身而墨色，長面而被髮，衣大布，右佩刀，長皆十尺，言語不達爲朝，彎弓射斬大枝，又隊飛禽，顧視鄉島人。島人大聳，各奉大布，以蒲服焉。遂三歲一遣船，貢大布百匹，從一人，還遺怖豆之布。大島狩野茂光邑也，乃怒敏定，懼貳稅爲朝，聞之，斫其四指，曰：猶不聽。

領承_レ乃_ラ盡收_テ島中_ノ燒_ク他_ノ兵_ヲ茂光_ハ詐_シ焉_ヲ安元二年三月使_シ茂光_ヲ載_セ豆武相_ノ之_ノ甲_ヲ抵_リ大島_ヲ為_シ朝_ノ盡_ク以_テ其_ノ貨_ヲ班_シ客_ニ而使_テ行_ク曰_ク吾_ハ嘗_テ自_ラ封_リ于_ニ筑紫_ニ而_{シテ}刑_ス餘_ヲ復_シ之_ヲ於_ニ此_ニ以_テ為_シ少_ク足_ル乎_ト然_レ自_ラ免_レ不_レ難_ク我_ノ武_ノ徒_ヲ加_シ焉_ヲ悖_レ逆_シ耿_シ命_ヲ虔_シ劉_ハ不_レ辜_ク為_シ朝_ノ也_ト不_レ敢_ク今_ニ吾_ハ有_シ死_ニ而_{シテ}已_ニ刺_シ殺_ス長_子妻_ヲ抱_シ二_子走_リ又_レ曰_ク然_レ余_ハ死_ス孰_シ其_ノ終_ヲ之_ヲ為_シ出_テ射_テ船_ノ穴_ノ之_ヲ入_リ自_ラ屠_リ背_ヲ柱_ニ槁_ニ立_テ船_ヲ沒_ス多死_シ衆_ヲ乃_チ懼_リ藤_ノ景_ノ廉_ヲ奮_テ進_テ獲_テ其_ノ首_ヲ稟_シ上_ニ賞_ヲ或_レ曰_ク為_シ朝_ノ微_ニ遁_リ于_ニ琉球_ニ中山_ノ氏_ハ其_ノ裔_也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四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五

三河 岳 融子陽著

東都 澤再成季功輯

紀事

紀信賴作亂事

藤基隆生忠隆皆老為三位忠隆生信賴嬖於保元帝未壯為中納言南信西髮已種種因斷為浮屠氏及帝即位以其乳母之夫也聽之政而帝讓位大子政猶出於己藤南以爭權反目而旋焉

上皇謂信西曰信賴欲大將雖則小醜復有及此對
曰信賴而及此誰而不及此蓋政先務官官必類能
辟則上反天地而下逆民則即亂之朕也故天仁
帝升家成爲大納言公卿不可曰大夫不及此也久
矣彼今之所業已寵矣乃授書一私曰大納言家成
出涕曰帝意厚於寔爲是猶君瞿瞿而臣諤諤
而况夫大將乎則極位多不踐當路之子豪英之徒
仰以望焉而信賴居此奢侈與貴期遂不臣之行速
天之亡乎奚其不恤之矣上皇不懌爲獻安祿山

圖三幀信賴聞之欲滅山井氏大納言藤經宗帝
之舅也中將藤成親有寵於上皇因和親焉葉室
惟方傳帝且其舅也猶爲其弟信說娶之女益睦
焉保元之亂源義朝功大則易平清盛而賞己上矣
復爲其女請惟憲信西曰予子說文矣爲舅武也難
而使成範委禽於清盛女故憾二子且族大矣乃私
焉又屢移病往中納言源師仲氏講武及清盛有事
于熊野請於義朝曰信西以乳母之夫也事無小大
言縱其志其子試之百僚於余故也舉火爲水讒慝

貪憚毒國紛世。上皇亦念不遑而已。而聞彼姻平氏以相因極謀我二人。吾將先諸。請助滅諸。其勿後人。且政歸二人。對曰。吾世奉弓矢。多誅不庭矣。而族盡叛。死吾以孤立矣。則清盛生心。乃已知之矣。今不可悖愕也。但吾因夫子。卜升降耳。請死命。信賴喜先。賜二刀。出。賜鞍馬二匹。追。賜鐵甲五十。義朝曰。師也。雖好謀。衆勝寡。常也。請夫子徵諸源。諸源許諾。平治元年十二月九日。義朝帥師。夜圍烏丸之宮。信賴入。曰。臣聞信西蒙君將殺臣。敢東奔。紆死。敢以告

焉。上皇大駭。帥仲葦車。曰。請其速乘。是恤之也。乃與其妹統子乘。遂宣諸帝宮。而焚索信西氏。多殺入大江家。仲平泰忠門而死。刀貫二頭。踵待賢之門。大譟。遂又焚信西之館。多殺人。明日。信賴往。譎信西之尸於神樂之丘。盡拘山井氏。盡賞其黨。與自登為丞相。其服天子矣。而曰。與婦人飲。夜醉。使之搥成。親晨來曰。二帝幸矣。曰。固屬二子。曰。二子謀焉。乃蹶然往宮中。又盡逃歸耳。語成親曰。無洩。未經宗惟方。曰。賣余怒。踊特。焚然如紫宸之宮。與師仲義朝莫

然相嚮義朝垢曰嗟與是愚夫致天之殛矣二十六
 日帝師攻帝宮師譟至信賴聞之股弁馬聞之
 將逸乃不得乘從者推之曰疾上過隊傷鼻血土被
 面義朝熟視之曰婦人矣見平氏之旌遁義朝戰遂
 逐帝師從其後而復遁金王言於義朝曰請止焉
 曰毋怯夫不可與戰也義朝卒大敗奔至于八瀨及
 之曰即不利則俱東胡為今棄言哉滋怒曰此夫也
 舉大事不能一戰陷人於難其又奚言以策扶其頰
 僕然撫之立式部大輔助吉曰子勇也焉走何辱夫

子為曰莫令奴言鎌田政家曰今奚為然追其將及
 信賴還都從者羞皆行助吉薦餽不下抱之乘馬往
 過蓮臺之野遇惡僧送葬歸曰是凶將也請其甲兵
 助吉曰我追後入乃引去一人執火反信賴大遽下
 獻體與之曰請勿視刃並羸助吉遂如御室師仲成
 親復至上皇使人請於帝再三曰為朕免信
 賴帝不應使平賴盛平教盛執之以叛者五十餘
 人來成親面縛坐于清盛之厩前初重盛入宮成親
 必優焉於是乎言免之重盛攝理信賴唯曰厲鬼誑

臣而已唯泣請生入曰弱人又奚能為清盛曰雖然
是首惡也 上皇不獲請之二十七日斬諸六條市
曰小松公惠人詎棄臣為哉俯仰而泣松浦重俊粹
而到之觀者如堵有叟以券係頸以杖叩尸曰汝奪
邑使余餓賊虐積其及此適清盛請清盛曰無禮甚
矣夫又奪其券是日滅信賴之族遂奪叛者七十餘
人秩晦殺源季實與其子季盛及季通

紀山井信西氏事

山井信西文而材老猶褻臣也固請為少納言 保

元帝即位也命之復舊宮初相國忠通臨政先謀之
上皇乃謂忠通彼唯知古之人也眾亦為然焉乃
止於是府不甚費繇無少益踰歲而成矣信西亦言
帝脩延久之法無頗獄訟既脩典禮及百年之廢
遂在 帝所其十二子亦皆甚文俊憲為大辨成範
為中將自憲為中辨脩範為少將惟憲為信濃守少
者或受秩盡出入于宮 帝又嬖藤信賴美而肥白
如瓠也甚而去 位不去政故信賴爭權遂以作亂
信西未用也鑿鑿親相兵臨頸有事如熊野遇相者

道與之言同乃歎曰若之何而免之曰爲佛氏然過
七十未可知之也乃髡於是乎及矣日中出見白虹
貫曰曰是賊偏君也趨適烏丸之宮其子列侍樂
作因退誦經埃炭躍焚其文又躍焚其祛大遽使告
宮人奏之趨歸語其妻曰天意甚惡告之諸子奔入
信樂之山仰觀天曰是忠臣代君也及藤成景反
命其亂曰果然代其在我乎今以報君德藤師光
曰請奔于宋吾能從焉不許墮自入之從者易而逃
源光保徼之遇其馭成澤脅之使道信西自殺攝其

首還信賴徇諸市與義朝皆乘觀之晝晦而星首過
之領遂梟之于獄又欲殺其十二子左丞相大宮伊
通固諫乃將遂放之及信賴氏亡經宗惟方便帝
放之欲放源師仲自解曰信賴之叛臣敢與知臣逆
其數來者唯其威虐之懼故其與政家欲使神鏡東
業已陳之庭而臣欺以徼之是有或賞無或討也乃
免之上皇館于藤顯長氏曰在麗譙觀市人永曆
元年二月稱帝命塞之牖上皇既疑二藤故大
怒召平清盛曰帝尚幼矣二叔專矣女縛致之乃

東海編年 卷之五
使介圍之。經宗人通信信安門而死。遂執二藤。以來使呼。暑再三。上皇說而知其助信賴氏。且譖十二子欲殺之。藤忠通曰。自昔戮藤仲成。迄于徃歲保元。世二十有五載。三百有五。十數。帝好生之德。皆設刑爲虛器。而信西始施之。吾聞國有大辟。叛人不殄。三年果有亂。其躬亦係。豈不畏之哉。且外史之記。曰。使人射殺仲成。則益辟上位乎。其宥之以遠源師仲之罪。於是又彰。三月十一日。放經宗于阿。放惟方于長。放師仲于下毛。速召十二子歸。既而上皇赦。

經宗卒爲右丞相。又見師仲。惟方哀作歌。皆復之。

紀平清盛始強事

平治元年十二月。藤信賴問平清盛。如熊野以作亂。大貳聞之曰。未祀而何。平重盛曰。君今邁派。勢忠臣其速走。見義去祀。奚神惡焉。曰。然若無甲兵。何平家負獻甲弓服矢各五十。自軍容曰。以能事將軍之爲乎。湯淺宗重來。藤湛增人來。乃歸而聞源師次安部。大貳曰。吾適筑紫。得衆而歸。以寡入衆。是棄之也。重盛曰。賊奉天子。大弼四方。吾遂爲賊。以寡入衆。

若可必敗也。以死免名乎。顧曰：家負為奚若。曰：居者
閔閔焉。望夫子乃進。又遇告亂者曰：中將南子來。
詔急，乃與使重。盛怒曰：宗人之涼也。與之其讎。誰其
獲衆。又進遇執之騎。夜入京師。先其入左衛門督光
賴。惡右衛門督信賴不朝。十九日朝從者數人。服其
鮮矣。獨使桂範能。衷甲曰：免余首。軒軒行于師旅環
宮間。衆辟登紫宸之宮。見信賴位在尊揖。下坐曰：此
朝若無班徑躋上位。籍其衰而坐。信賴為伏。失色。光
賴曰：意今日之督公卿之上矣。衆莫然曰：不朝者死。

今也其奚命。又莫然環視而曰：吾來也。不可起出背
戶而立。見其第大理。惟方招之曰：聚謀以召而恭默
耳。余聞貴寵賢明名。悉入刑。我復入焉。不亦榮哉。又
聞女寓乘信賴。譎信西之尸。大理寵位矣。譎尸重事
矣。何其輕乎。報然曰：詔艱然曰：詔又可諫也。吾
先君二公興宗於延喜。君十九世。臣十一世。令聞
雖之壹違。不若有道。是與以免指。倭而女助。此狡獪
將用。愆厥名。又聞泉紀賀執之甲。從夫清盛。以入信
賴居。徒幾何。今而斃。其不匹。而揮戈若觸。帝是誰。

之咎與必去爾隊失必間彼釁隙幸與其小大
帝故壹在女壘問帝后及璽劍鏡視朝餉有人曰
誰居曰信賴因泣曰是冠爲履而履爲冠今雖則李
世日月未階地宗朝先君安無眷也人邦未可知
之我邦未是有也愁不自我先後天乎胡俾我瘡
惟方凍立而汗乃與經宗謀使妻之弟南尹明告之
清盛對曰使白子景綱館負泰僞車者以藩徃重盛
賴盛經盛以甲族之東洞院而火大宮誤賊二人晝
視籍引而入逮夜火起武士走之帝與后蒙衣

而乘神璽神劍四乘焉惟方經宗游服從出自藻壁
門金子家忠誰何稱宮人如北野且曰惟方在焉家
忠用弭揭薄執火視之帝幼而美后復同乘乃
出焉奔入于師三子衛還尹明盡以寶從藤成賴見
上皇曰經宗惟方無奏乎昧爽有事帝已幸矣
乃微服往御室平泰賴爲其聲居比其及焉拜其所
而出且火滅猶騷又無知焉宣言於國中曰帝在
清盛之館急來不叛也信賴殺信西也公卿大夫私
曰布政夫徒無其人也源賴政源光保源光基又聞

義朝謂我必翦滅平氏曰殺父殺弟無報無天也是
速自敗也於是成來藤基實之妻信賴之妹也中丞
相藤公教顧清盛曰關白來曰善哉當路來不來尚
召之衆以為敏賴政猶軍六條義平曰子卜勝敗乎
其武醜貳况源宗乎擊敗之又來出逆義朝曰是源
之平隸者也我宗有之忝吾累祖曰源宗弓矢共禦
帝事吾不庸貳子與叛人不能懷焉其忝焉在大
貳從衆以平亂天子賞以三位賞及徒隸衆曰昔
歲改元聞輿人言曰平氏從是而起天下從是而治

今克源矣大宮伊通聞之曰不知而言矣即平地也
蔑高卑也清盛遂強大拘囚公卿上及天子

紀義朝戰事

藤信賴之難源義朝與焉得二帝已滅山井氏又
欲滅平氏源義平性鴨塗聞失之騁還告義朝對曰
余復聞焉信賴未告之耳然源宗無貳也遂及信賴
師仲成親治部卿兼道伊豫守信員壹岐守貞知但
馬守有房河內守季實據帝宮帝使中將藤實
國言於平清盛曰帝愴喪無日矣惟火宮是隕獲

其誘以出焉入守焉以完清盛居守使平重盛平賴
盛平教盛帥師伐之三帥軍大宮重盛曰天平治地
平安人平氏吾有三應平夷不端又何疑焉遂門于
待賢于郁芳于陽明信賴舍待賢重盛入及掠木之
下義朝踰義平曰速復焉乃驅入令棄卒取帥黃文
綬胥鑲裳乘黃馬此帥也逐周掠木重盛退而立平
家貞趨進曰嗚乎烈祖將軍再生哉因又入義平望
之曰卒新帥舊一免多矣其可再乎搏以禽焉平人
御不可近曰嫡與嫡奚蓋子其鬪來復周掠木逐重

盛退義朝使首俊綱曰女不勅乎賊亟入矣乃擊敗
之大宮從騎自始十六而已義朝喜曰雖予子善戰
重盛走義平顧鎌田政家追之既及其馬駭材而覆
三人涉水政家射重盛二矢皆折義平曰是唐革之
甲也其射馬矣射馬顛曹免政家涉水重盛用弓撻
之以曹景安曰家養義士贖身多矣搏而伏政家義
平涉水刺殺之重盛將死家泰授馬曰贖身猶在矣
與義平搏政家刺殺之重盛以免兩鞍有水政家窘
焉義平曰鍔鞍作如扶作之而乘義朝曰義平三戰

皆勝衆其勉之進戰曰未之少者予視女親進賴盛
退義朝入又來又出交不可敗義平援之賴盛走政
家之嬖奴捷執鈎逐之殆鈎殆辟政家呼曰得矣延
臂而鈎且獲賴盛抽刀擊而斷其謹嬖奴踏鈎在胃
驅馬錚錚然藤家俊之子家繼殿見父之馬死泣曰
父死子奚待驅入而死父匿旁舍觀之平人遂不爲
人義朝逐出教盛更入反則無歸矣奔于大貳氏實
盛與藤真基塗射二人若承蜩真基曰獻夫子乎曰
我馬瘠矣縣頭又益錯二元于林命觀者莫失焉觀

者慄守之源師譟至清盛遽曹其人曰曹倒矣正色
曰鄉賊 帝在後予以爲禮也重盛曰言可也若勇
何金子家忠先登失刀而出見足立遠元詰畀其奴
刀復入奴怒之曰繫子多替我者不若莫俟命焉將
自屠遠元遽止之仰見三人起射中其面乃越二人
走奪其刀予奴曰執之爲子先驅義平曰不門無報
也遂門矢集北臺之扇大貳曰御者無耻故賊及此
上馬帥退義平奉矢祝請獲此訊射繇其左肩中柱
震遂敗走義朝曰彼汚宗子奚待驅馬將入鎌田政

家立於馬前曰從古平源以武貴仕猶言源優矣徒
隸亦良也然終日之戰卒老馬罷矢盡刃折庸入敵
也其將奚爲籍手役夫暴骨賊土不亦憾乎且諸源
聞死兇懼歸平是所謂墜黨而崇讎也若死必匿之
以威讎固黨以貽孫謀與伯氏亦圖之曰不可死死
所曰死易生難衆人取易君子取難不集而死將犯
之乃執轡北之皆萃擁奔平師追之平賀義宣回馬
當左右義朝曰源宗無庸夫哉勿使獲焉三子反翼
之源秀義斬二人并澤宣景射二十二矢既獲十八

人獲四人于此二矢在房抽刀鬪二子傷逸戰六條
也藤行義射首俊綱中項將墮其父俊通曰叱一矢
之傷矣義平顧曰傷甚矣免首實盛執刃即之曰子
非我寮乎曰伯氏寵子元曰伯氏之惠矣延頸劉之
俊通曰老犯兵爲子也將死義平固止於是斬三人
滋入而死義朝以稅西塔僧三百人要之千束義朝
怒政家實盛曰請余啓行反首而進曰子殺是斲僞
特賈不仁也子欲甲兵請悉奉之皆許諾因曰子衆
我寡班也不周請投任其力先者諾後者進舉曹投

之崖轉乘其爭之馳入東出乃怒逐之實盛彎弓曰
余長井實盛也來汝示勇焉皆逃進及龍華橫河僧
五百人塞隘射之中源義隆項越傷源朝長股義朝
怒曰佛氏縱不救焉奚求利也人為其盡屠之垂戒
後昆奮擊殺七十餘人乃遁歸論謀首相鬪又有死
者義朝哭義隆于堅田親沉首於湖父之季父也既
而東奔帝獲諸張徇市梟獄

紀忠致賊源義朝事

源義朝作亂奔至于青墓平賀義宣曰夫子欲焉往

曰借馬平忠致而東曰彼富而希世懼薄也人乎曰
雖然政家之婚也召政家曰余適內海其誰致焉曰
大炊之弟平玄光可也青墓人攻之源重成爲義朝
馳馬蹴人射殺數人而後皮面死玄光夜誅三人寘
船薪下過于折津關吏搜焉玄光踞船笑之曰將軍
雖亡人初可容其從乎曰速去徐去及蔽速去忠致
饒給之不與馬謂景致曰殺之不殺奚若曰與其讓
功於東人不若獻京請其邑吾以大興矣曰此人雖
寡也徼以賈害與曰何害也一多力二用刀偏俗于

將軍子飲塔問軍我斬出戶側二奴使人殺諸外先
幽政家之妻平治二年春正月三日義朝浴僮金王
執刀侍而曰攝浴衣三皆不應怒出伏起義朝伏力
士二人夾搃勾踰二從而死政家驚興行酒者抽刀
奪以刺殺之景致自後擊而刎之金王還鬪浴室三
人皆殪玄光疑政家聞復死與金王翼求長田氏多
殺人有備俱奪厩馬去玄光倒載政家之妻伏夫尸
於邑伏刀而死父子又不顧之京師獻二頭忠致為
壹岐守景致為兵衛尉辭焉曰二人入關東承平永

承之役也且詔賞不次也播磨夫守矣典厩夫官
矣尾張我土矣我得其一也以受賜之為平家負
言於大貳曰是貪欲昧天常面唯人也請日斷一指
終之鋸其頸以畏為臣者曰余亦厭焉然餘寇猶在
獻者以懲我唯無聽之又聞重盛疾已逃歸平人遂
不齒及源氏興平忠致歸之賴朝使隸二弟西征召
焉曰吾聞毒亦為藥勦旃謹死也有功余賞汝每有
西使曰二賊勦與皆對曰戰勝攻取是我之良也及
取屋島曰已好不可實焉召父子曰勦哉賞勅之成

綱克祭先君以謝前過喜出成綱伏兵縛之戶側遂
膊義朝墓門之外使五日而死

紀源義平事

源義平義朝之適子託于鎌倉弱以攻大倉殺叔父
義賢衆謂之惡源太藤信賴殺南信西而行賞也義
平於是十九年矣聞亂來曰幸哉爵祿唯子所欲又
其懋哉對曰保元之役宇治公先官叔父辭焉曰啞
夫賞也請籍我師徒帥以往安部要芟夷平氏歸翦
艾南氏盡除夫寇讎綏定是國家而後乞之為未

可知焉者其將奚為東人之貫惡源太可也曰居息
斃歸于此詎徼老馬於遠及平師出帥寡抗衆四戰
皆勝既而大敗義朝命之徵飛之役舉國景從而義
朝死皆叛乃謂一平氏斬之報先子而已途見志內
景澄曰異日之言何如曰中心藏之今事平者族源
起也共歸烏丸義平為僕館人疑之覘見其代坐而
坐代食而食因告平氏難波恒遠以介三百圍之義
平拂衣而出擊多殺前列能投蓋于宇道執景澄以
歸平清盛曰愚哉幸事我而自貽伊戚啞啞然曰源

真主也。平假主也。而信此事者，其愚不及汝死吾所也。乃怒，速殺之。平治二年春正月二十五日，恒遠過逢阪，仰視曰：余聞雁行亂上，其下有伏縱兵索山中。義平假寐，乃起鬪。歐人恒遠射之，貫臂，遂獲之。坐諸無顧叱曰：奴夫不知禮矣。入堂而坐，大貳出見之曰：子強衆于鳥丸，弱寡於逢阪，何居？曰：夫擁烝徒百萬，身卒係縲，絀者實多矣。余爲奴，謀子者實亟矣。而子免焉，而余及焉，誠有命哉！子其勿異焉。子亦取此族，是大讎，其速諸。是日斬諸六條市，乃怒曰：雖仇若余。

也。日中敢于此。平宗無禮哉。保元之亂，二家多戮。若西鄙若東鄙，適于此。以其夜，武夫職在喪元，豈他人之事乎？吾嘗曰：要之途，今女無有焦類，而信賴曰：俟入都，嗟波及庸人之辱難。波恒房曰：今也伯氏無益矣。笑曰：女賢於主，女能斬乎？女不能也。爲雷殺女，顧曠之。恒房劉之首，隊於前，抱之以死。而恒房曰：夫人曠目在前，過昆陽，遇迅雷，抽刀行，遂震。

紀源賴朝免死事

平治之師，源賴朝從父門于郁芳，最射獲三人，軍敗。

從奔睦後森山人數百源真弘扣馬曰平氏有命亡
人止焉賴朝抽刀擊華首而殪繼者喪其腕乃騷因
犯而去義朝曰皆在與皆唯曰無賴朝唯嗟後矣嗟
獲矣首政家反遇安河俱義朝曰何也告之故曰成
人今豈敢爾武之上矣義平曰吾十有五將師獲訊
彼今少二而在鞍睦曰女固可矣彼此及之其又能
之卒必帥之上矣譜道小關雨雪沒脛乃皆去甲去
馬而行賴朝又後義朝曰我亡是不如死抽刀義平
朝長援刀歎政家固諫曰寧止一子復喪二子乃止

入大炊氏曰義平適飛朝長適信予適關東以率諸
源三道入京必喪平氏俱去朝長歸義朝怒曰賴朝
雖幼豈若斯乎曰創甚矣必獲累夫子請死曰真義
朝之子也執刀而曰余殺諸弟也乙若曰平氏竟讎
矣真之當一方今而悔之哉今吾實維思延壽子母
泣止之盡寢曰朝長曰唯已待矣刻袞被之而行賴
朝迷如小平晨立廡下主人曰必有亡人必入此山
大雪不可行我拘以諸賞乃遽去嫗見之携還翁亦
甚矜之一月而出之養烏鬼者見之曰公孫不應曰

吾無惡矣。送其所欲，乃請焉。乃婦飾而乘馬，包寶刀，須斷己齋之。若塔送婦，以至于大炊氏。池賴盛人平宗清病，青墓召妓曰：大炊氏有貴客，乃獲賴朝，出園見新墓，又獲朝長首，獻於大貳，因梟死于獄。拘生於宗清池孺人，使豎藤國弘侍焉。賴朝語焉曰：慎終，囚人難，願少報先人，告於宗清。宗清涕下，為請僧賴朝脫衣，貽之曰：豈是報乎？囚人贈矣。僧祝賴朝，從哭衆為泣。宗清曰：子欲生與？曰：保元之難，喪王父，諸父元年之役，亡父兄親戚，則願為佛氏。曰：池孺人者，惠人

也。先夫子之繼室也。大貳事之，過於所生。且子貌類家盛甚，家盛其愛子也。既十有一年，僧謬誣死之。至于今，朝夕言以請，則免死乎？退往池孺人，語焉曰：先世言多，施教今也。則若之何？召平重盛曰：聞賴朝貌似家盛，家盛女之叔父也。請生叔父，以見于我。乃謁之。清盛曰：大孺人之言者，即先子之言矣。然武人與常人異矣。况義朝之子乎？又彼官踰，其諸兄父亦與之。其甲兵第一，其賢可知也。此欲生，其可得乎？池孺人啼曰：奚輕視我不食，以死重盛。請賴盛往曰：天惡

我也焉。策命彼天好我也焉。亦私彼夫子棄之無以他圖。女心懷不旋。大孺人怨死。夫子之孝必悔之。且人謂繼母故也。乃放于蛭島。其徒聞之來舉曰。速髡爲佛氏。賴朝諾。纈纈盛安耳語曰。母又諾。池孺人召焉曰。無使老婦復憂。曰。速髡。喜曰。好言。盛安送至于建部。朝獨侍坐曰。余夢子祀我。侍童子曰。奪義朝弓矢來。其神曰。藏之。遂昇賴朝而賜引。鯨麗六十六子。食欲竭。投餒于我。如食如懷。故京謂母矣。曰。送余及鏡曰。吾母雖病。請從。至於豆曰。不可待病差而來。乃

歸賴朝居蛭島二十一年。興師漑滅平氏。加數邑於平賴。盛曰。以報池孺人。亟召宗清。宗清曰。我平人也。逃賞國。弘來曰。是惠我。且池人賜貨一府。而予細野。建久元年冬。始朝。天子途見翁媪。賜鞍馬二匹。寶貨二匱。使其子侍於側。召養烏鬼者。予小平。初曰。首池孺人續矣。髮源盛安續矣。未報續髮。是憾盛安好爽。故不來。又在。法皇所故不召。於是有寶貨之賜。法皇崩而來。予之多。紀之半與上中邑。而曰。又來予其半。賴朝薨。乃止。岳子曰。文以武行。疏武孤文。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武之在平源也過十數世已甚尚矣平氏果使帝靈不及而祿去帝室源君則骨而肉身猶為俘囚矣而資于前人之威烈一舉東土以景響師興私怨平氏遂帝致政受其制是雖天或啓之莫人亦贊天乎嗚乎又執刃之淹不欲剪物者鮮矣夫

紀源義朝二妾二女事

源義朝作亂以死也其子義平朝長亦死賴朝放豆義廉早夭希義放土範賴幸免義朝納妓生伯女屬

之鎌田政家其奔也命焉曰女也聞之鼠憂心不堪不若死之安爾歸行之其家皆逃女見之曰夫子奚若曰不利以東曰人之生也丈夫樂矣下妾年十四賴朝年十三男負羈絃女棄空室叛人之子終遺父之羞政家請死曰夫子之命然曰善哉其速諸政家投刀而哭曰拘其將至哭泣後之乃到而斷袂裏之藏其身以其首免源為義之嬖平行遠之女其妹曰大炊大炊生延壽義朝每東館之乃見而說卒生仲女其奔也過之延壽止之弗許見女而去而賴朝來

從匿及平宗清執之女追之泣曰叛人之子鈞將皆
死與兄同所而日夜泣衆諫稍釋守者惜矣夜投株
賴而死延壽將死之母大泣止之乃斷髮爲尼大宮
伊通綱女 康治帝也擇其勝妾美豔千人使常盤
勝義朝得之嬖生全濟圓濟義經其奔也使僮金王
言焉曰女能藏匿余必逆女乃之清水禱遂遁伯母
氏弗內往鄰請焉主人曰夜行抱子叛夫之幣乎妻
曰余不爲人誰與焉爲女皆一也主人憮然止三日
送及木津遂奔龍門從伯父匿而平清盛畢獲義朝

子曰嬰兒不可遺焉猶有常盤生也使入問其母對
曰不知也召欲毒治常盤聞之曰子叛人之胤也母
不可復見也先如 九條后辭焉 后曰女事母孝
神必據女女子無恙悉 賜鮮衣四乘送平氏母怨
之曰而奚倪易旄借盛出常盤曰蠢婦不任鍾情聊
以適于草莽使無辜繫夫子之庭則省天怒可畏也
則以三子敢見請巫宥老母又請執事施刑先妾後
子不忍見其似屠羊願適死無及憂感其念賜惠全
濟年六孰視清盛而視常盤曰泣也言不達不泣其

能言皆聳懼清盛見常盤也視之尤私曰姣非三子
之母矣乃釋之衆諫曰三子突而弁是畜虎子也莫
惠後嗣也曰予無己而免賴朝而可忍此嬰孩乎致
書告情常盤投之曰豔妻欲廢平三子必鬼也母滋
怨之位曰殺是是殺余也乃生一女寵弛歸大藏卿
藤長成生數子賴朝滅平氏也四弟有力季弟大矣
希義及其師起平氏殺之季女藤真基受義朝託長
之妻中納言藤能保與賴朝皆藤季範出也
岳東海先生文稿上篇卷之五

